

調升最低工資 保障低薪工人

2021年9月26日

羅佩珊

早前政府凍結最低工資水平，維持 37.5 元，因應法定最低工資「兩年一檢」的機制，最低工資水平起碼到 2023 年 4 月才能調整，這實令一眾低薪工人失望。

疫情打擊經濟，基層低技術工人往往在經濟危機中首當其衝。企業經營固然困難，但受惠於最低工資的僱員，一般是企業內最低薪職位，當中逾半是清潔及保安員，其次為餐飲、零售及運輸業等基層工人。相對高薪的專業人員，基層低技術工人在疫症爆發期間最先被迫停工、減薪、減工時，甚至被裁。部份低薪家庭因此失去經濟支柱，或只剩下一人獨力支撐生活，家庭收入變相大減。凍結最低工資水平不但加劇了工資分配不平等，也同時使他們的購買力進一步下降，使原來緊絀的家庭經濟受到雙重打擊，而用於子女教育和發展愈發不足嚴重影響下一代的發展，造成跨代貧窮，影響深遠。

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已指出，疫症為女性、低技術工人、年青工人、少數族裔及自僱人士帶來不成比例的影響。他們面對更高風險的收入損失及失業危機，進而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。國際勞工組織呼籲各國須為這批弱勢社群作出針對性的支援。事實上，疫情猖獗令世界各地經濟及就業環境急轉直下，各行各業無一幸免。同樣地，高失業率亦困擾著各個地區。然而，全球許多國家在危機期間除推出振興經濟措施外，也推出或擴大了現有工資補貼計劃，而法定最低工資作為影響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，不少國家均按計劃提高了法定最低工資水平。

根據歐洲聯盟最新發表的《2021年最低工資回顧》，在 22 個的歐盟成員國中，17 個成員國在 2021 年度按計劃增加法定最低工資水平，平均增幅達 3%。這些成員國認為，法定最低工資能確保工人有基本的收入水平，緩和危機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，同時可穩住內部需求。英國的低薪委員會報告亦指出，疫情肆虐期間，低薪前線工人須經常與人接觸，面對更高感染風險，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是認同低薪工人的貢獻，同時用以保障他們的生計。

反觀香港，兩輪「保就業」計劃都是向老闆發放，未能對準僱員提供直接的工資補貼。凍結最低工資水平也進一步削弱法定最低工資的功能，使基層工人的

購買力在經濟危機中慘被蠶食，把他們推向貧窮的深淵。2011年5月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為28元。經過四次調整，2019年5月第五個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為37.5元，期間法定最低工資增幅達33.9%，然而同期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通脹率為32.3%。這顯示法定最低工資的增長率僅追及通脹升幅，未能實質改善基層的生活。是次凍結最低工資水平的決定將令其購買力再大幅追落通脹。隨著香港經濟復甦，通脹重臨，基層家庭收入更不足以應付生活需要，生活苦不堪言。

「社會與國家必須把薪金確保於合理水平，使工人及其家庭能維持生活，並留有些許儲蓄。」（《百年》通論#15）法定最低工資是本港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，調升法定最低工資起碼能保障基層的收入能應付家庭基本生活需要，紓緩經濟困境。政府將於10月公布新一份《施政報告》，我們期望當局參考《2019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》的非技術工人工資中位數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，盡快調升最低工資水平。

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供稿